

枇杷晚翠

林新娟

办公楼前的枇杷又熟了,黄果子在翠叶间挂着,日渐明亮。枇杷树极高,极浓密,我在四楼,需抬眼才见她们的顶枝。四棵枇杷树紧挨着,立于山体与办公楼之间的驳坑上,左右伴着水杉、桂树,形成一道绿色屏障,时时闻鸟鸣,就是不见鸟影。

很多年前,此处曾是当地一家国企,我曾路过大门口,外溢的茶香令人欢喜,后来企业改制,人去楼空。几年前这里易主,去年五月我来此上班,常去办公楼左侧的青年花园走走。花园不大,为一座小山,台阶迂回直上,松林茂密,茶园畦畦,枇杷树在侧,蒲儿根鲜亮……

这几棵枇杷树,果子从青到黄,似乎不曾有谁在树下。去年的六月,熟透的枇杷一颗颗坠下地去,没人厚厚的枯叶堆中,有的果子干枯在枝头,在风雨中坠入尘泥。幸好那些鸟儿懂它们,常在果子前慢飞、驻足。

大概枇杷树是极好种的一种树,在我的老家,一条窄窄的小溪穿村而过,溪边常有枇杷树立着,兴许是品种的原因,果子皆小,一串串挂满枝,也总不见主人摘取。倒是那一树树的花,从头年

冬天开始绽放,花期长,花微小,一般不惹人注意,但我还是仔仔细细地对望了它们,淡白色的花冠被锈色的长毛掩映着,不怎么好看。

枇杷叶能止咳润肺。我得了感冒,一时不愈,父亲便折枇杷枝回来,有时带花,有时带青果。母亲用板刷刷净枇杷叶片上的茸毛,那些花儿青果一并入了锅煮水,我咕噜咕噜喝下,钻进被窝发身汗,再醒来人就舒坦些了。

枇杷成熟后因色泽鲜亮,人称“黄金果”。在开化,把小枇杷当作“共富”大产业发展的,属村头镇青山村。青山村位居海拔400多米的半山腰,房舍依山势而建,开门见山好景致,云雾缭绕居仙境,但传统的水稻种植村民收入低。靠山吃山,1986年,村里开建枇杷基地,但百姓不知收成如何,参与的积极性不高。十四年后,当第一批经济果林有了效益,当青山枇杷汁多味浓的声誉渐响,村民看到了成果,纷纷参与枇杷种植,如今1200余亩的枇杷遍植青山。

每年的六月,是青山村最热闹的日子,也是青山村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。那么多的游客慕名前来呼吸新鲜空气,品尝甜美枇杷,寻山居情趣,访山中珍品。

此前因为工作关系,同事们去青山村保电助“共富”,我同行采写。在这抬头是蓝天,俯视是幽谷的世界,我看见,村前的路,成了山里的一条街,一篮篮“黄金果”随城里人回家去。村民们的笑容,像六月的阳光温热,像走出大山的“黄金果”一样灿烂。

又一季枇杷熟。弟弟摘回一挂自家的白枇杷,果型大而圆润,我尝了一颗,酸。大家聊着,又送到了青山枇杷,讨论着行程。人的成长需要环境滋养,一棵果树也一样,谁叫青山枇杷汁多味甜呢。

忽然想起之前陪孩子背诵的《千字文》,想起“枇杷晚翠,梧桐早凋”一句。这是一句实话,前半句字面上有些诗意,后半句则有些伤感。恰巧,在我办公楼前的枇杷树后,就有一棵大泡桐,冬天里,泡桐树的枝干光秃秃,枇杷树以一身的翠绿装饰着它人的梦。由此,我的冬天也满目皆绿,在那些浓绿的叶子中,一串串不起眼的枇杷花儿绽放,告诉我们春天已在来时路上,再等等,待天气热了,枇杷也就熟了。



古村落霞山

毛宗兵

“十里长街灯光通明,百停木筏不见水道”。讲的便是开化县马金镇霞山古村落当初的繁华。

说到霞山,方圆十里八乡的人都会夸夸其谈,提起古村落古迷宫,踩高跷踏竹马。当时霞山首富郑旦与明代首辅商辂义结金兰后,时常邀请商辂前来霞山小聚。有一回恰逢节庆,郑旦和商辂一同观灯,面对人如潮涌的观灯者,商辂感慨万千,当即建议,模拟唐盛世的八大开国元勋、文武功臣,结合“高跷”“竹马”两种形式,由表演者脚踩一米多高的木制踩脚,身套五色竹马和戏曲行头,头戴戏曲帽子,乘八匹竹马游行,以示天下太平,就这样,霞山村的民间舞蹈《高跷竹马》诞生了,一直流传至今。在浙江省的许多地方都有竹马舞,但将高跷和竹马连在一起的只有霞山古村。

你说霞山小,平凡的很少人问津,你说霞山大,文化历史悠久。一个拥有几千多人口、街巷阡陌纵横的大村落,许多文人墨客如宋代朱熹、吕祖谦、张式、陆九渊,明代商辂、方豪,清代戴敦元,近代袁世凯、余绍宋、于佑任、马一浮等都到此留下了美文墨宝。

霞山古村落位于钱塘江源头

皖浙赣交界处的浙西开化县城北唐宋古驿道旁,包括霞田村一部分及霞山村全部,共有明、清、民国初年徽派古民居建筑361幢,总建筑面积达29000多平方米。霞山自古就是浙西通往安徽、淳安的咽喉,境内从石撞岭至祝家渡有十华里唐宋古驿道。迄今1300多年历史,属钱江源头颇有名气的古村落。

霞山,群山拥抱,霞光万道。北宋元丰六年(1083年),郑律公因洪水毁村而迁丹山北岸,因见霞蒸丹山、紫气氤氲、经久不散,故名霞山。

另据《汪氏会修宗谱》载,唐越国公汪华后裔六一公汪松捕猎经此,因霞峰脚下多肥田,故定居于此,取名霞田。

霞山霞田,村落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霞山村大巷多,曲径通幽,外人进村,东转西蜷,如入迷宫,不易走出。霞山建筑风格多为印式徽派结构,粉墙玄瓦,马头翘角,错落有致。当地人有一种叫法,叫上田和下田,也是如今的霞山村和霞田村。霞山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。以前那里有亲戚,时间久了,不走动,便淡化了。

记得小时候,我们兄弟姐妹每年都会到霞山霞田小姨家拜年,那时拜年都是走路的。以前,205国道线往马金杨和方向的,龙村方向去到霞山没有大桥,只

有河面上搭的木桥,铁锁连着。我最怕走木桥,看到下面湍流的河水,看看都害怕,一般哥哥姐姐们拉我过去的。在霞山村里,独自一人是不敢走的,除非有熟悉村巷小弄的人陪着。记得有一次,表姐带我去看戏,谁知她去小便的一下功夫,我便走失了,搞的小姨家和邻居全家出动寻找。如今想起来此事便成了亲戚们拉家常的笑话。如今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,不过那时我才十岁左右。

走进霞山古村,让我真正地感受到了纯粹、简单、平凡,但不止如此,那平凡中透露的深意,却能影响我久久,让我铭记的是一份原始,是一种部落,是一种古老,是一种传奇、辉煌。

霞山的灯日是正月二十二,也是马金镇农村,正月最后一个灯日,因我女儿也是正月二十二出生的,或许这缘由,对霞山也特别偏爱和关注。

不管春天,山花飞扬烂漫,春光妩媚,还是秋果累累,暂隐于幽幽的老街古巷中,漫步在宁静的唐代古栈道,遥望着那古民居升起的缕缕炊烟,聆听古钟楼的钟声伴着学子的书声。霞山古迷宫像遥远的灯盏,闪烁着历史的辉光,也照耀着新农村前进的步伐。



番薯

王晓敦

过去农村百姓,常把番薯当作粮食吃,或充饥,或做饲料养猪。

番薯的品种较多,以前常种植的有两种:一种是“南特号”,我们华埠官话叫“胜利百号”;另一种叫“五十工”,即白心番薯。

“南特号”可加工磨成淀粉,制成晶莹的粉丝,是饭桌上的佳肴。“五十工”可制成番薯条。以前农村人把“五十工”新鲜番薯切成条状,煮熟,拿到太阳下晒干,用喷香的茶油炸,待冷却后放入口里,酥脆香甜!

“五十工”可当水果吃,汪曾祺先生描述:“它的好处是可以不用刀削皮,手指即可沿藤茎把皮撕净,露出雪白的薯肉。甜,多水。可以解渴,也可充饥……”一直存放到隆冬或第二年的初春,信手将它削开吃,颇觉松脆清甜,口感胜似吃荸荠和雪莲果。

挖番薯,易在霜降前。霜后挖的番薯,易发烂,不宜久存。在家乡的那些年,每到晚秋时节,我最爱把自留地里的番薯挖出,堆放在通风的后房地上。每每有一片秋霜和初冬的夜风袭来,那些番薯的“躯体”,便会渐渐地湿润起来。

贮藏番薯种的方法颇有讲究。首先,把采挖来的番薯,摆放在家里地上“静默”数日,不能马上拿去藏放,最好把番薯晾干一周后再“选秀”。而密藏番薯的每个环节都要留神,特别是“五十工”番薯,冷热度若不适宜最易变质生腐。还有,在那个密不透风藏洞外面的老鼠,也是最容易钻进去偷吃它的“精粮”哟。故而,黄泥土番薯藏洞里的周围必须是严密而干燥的,更必须是避雨水避寒潮湿气的,然后在洞穴里铺上一些干稻草,把番薯苗种摆放进去,洞里的番薯不能堆得太满,或挤压,让藏洞有一个葫芦般的舒展“喘气”空间。直到完成用砖石和粘土将洞口封上。

凝望这一幕不会燃烧的“土窑”,想象它一定会被一个寒冷的冬天温暖出一个来年之春。来年开春,我常看见一些村民把那新鲜的番薯从封存的洞口启开,拿到菜园地里播下番薯种苗……

那些年的冬天,夜深人静,我时常会猛然听见,家中房间隔壁那边有只老鼠在“咯嚓”“咯嚓”咬吃番薯,那传来的声音异常清响而恐怖。估计它是在偷吃那“五十工”番薯。据了解,老鼠在夜间,除了爱咬吃那“南特号”,它最喜欢嚼吃的就是“五十工”白心番薯。

记得儿时,在老家的奶奶,她晓知我喜吃这种白的生番薯,她总是把番薯藏放到来年一二月,然后切开拿给我生吃,那味道有无限的清甜生香。还记得一个丰收的秋日,老家的后山坡突然塌方,土石砸向墙,墙倒塌,一大堆番薯被深埋,当奶奶惊闻土墙倒塌番薯被压,她便赶去把上面的土石用铁锄一层层小心地挖扒,我也跑进去帮忙搬土,而奶奶看我年纪小,她叫喊着不让我干这样的重活。我常想起奶奶,她那么为家里默默地劳作,操心,特别是疼我呵护我的身影,一直深深地刻在我心里……

从那些年以后,我进了城,几十年过去,再也没有吃到“五十工”番薯。

